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
第八回 王員外巧選東牀婿 牛夫人勸嫂聯姻眷

本來銀漢是紅牆，隔得廬家白玉堂。 誰與王昌報消息，盡知三十六鴛鴦。

那王員外道：「公子，你今不必過慮，待老夫擇吉，就可花燭。」守勇道：「蒙大人如此深恩，教小姪怎麼消受？」員外道：「說那裡話。自古云：姻緣本是前生定，莫作尋常世事看。」

員外出了花園，來到內宅，對安人道：「老夫今日與女兒辦了一件大事，真正天從人願。」安人道：「你如此快活？可是有媒人來與小姐說親？」員外道：「說親有甚快活？」安人道：「既不是說親是什麼？」員外道：「是做親哩。」安人道：「怎麼說，世間那有不聘而婚的道理？」員外道：「只要女婿好，論聘則甚？」安人道：「員外你好糊塗，怎麼把女兒的婚姻，輕如鴻毛。到底許了那一家呢？」員外道：「許的後山呼氏。」安人道：「可是呼家將麼？」員外道：「然也。」安人道：「既是後山呼氏，那個為媒的？」員外道：「老夫親自作柯，所以即日就要完婚。」安人道：「呀！豈有丈人作伐，不聘成婚的道理？虧你還是功臣之子、員外之稱，全然不識時務，把女兒的終身輕啞非人。我今日與你拼了罷！」安人就一把拽著員外鬚鬚。

員外急得屁滾尿流。說道：「安人不必動氣，放了手好好的講。今日我到園裡，見一條青龍在那裡飛舞，近前一看，原來呼公子耍槍。我想，兒子必成大器。故將女兒許他為室。因他父親與龐婦作對，以致全家抄滅，單逃了守勇出來，又遭龐兵追捉，恰好我家園門未關，躲進了園。誰知龐集又來搜尋，說要洗剝。我騙他說是包龍圖的外甥女兒。看那龐集有些疑惑，恰恰包文正到來，說了幾句，龐集才退了兵馬。那文正教我留他在園安息幾天，我想這守勇人品不凡，故將小姐許他。若是平常不堪的，老夫焉肯把女兒與他。」安人道：「你這糊塗鬼，倒說是乾淨。待我喚女兒出來，與你再講。翠桃，你去請了小姐來。」

那翠桃奉主母之命，來到繡房，道：「小姐，你快去解勸，員外為了小姐，今被安人大罵哩。」金蓮聽說爹媽為他反目，匆匆來到外廂，見了員外、安人，道：「爹爹，母親，呼喚孩兒則甚？」員外道：「女兒，你娘道我把你許了呼家，賺他窮途無聘，所以與我嘔氣。」安人道：「女兒，我為你的終身，傷親怪友，未嘗應允，如今被這老糊塗將你許了什麼呼守勇，你道氣也不氣？」小姐道：「母親罷了，總是女兒命薄，既是爹爹作主許了，如今說也無益，勸母親不必動氣，若兒命好，爹爹也不許那飄了飄去的窮鬼了。」安人道：「呸！你父女倆都是沒下梢的。」這叫：

抱雞雞弗鬥，氣殺抱雞人。

那安人道：「我如今只算在家修行，不管俗家的事罷了。」

那曉員外的妹子牛夫人恰好回來，見了員外，說道：「哥哥，為何嫂嫂姪女都不出來？」員外道：「妹子，我正要與你商量。你嫂嫂道我把小姐許了呼家，因他未曾聘得，道他是窮鬼，正在與我嘔氣，幸虧女兒倒明白，他說：『窮通富貴皆前定，豈知由命不由人。』」那牛夫人道：「姪女卻賢惠，待我去勸嫂嫂。」

牛夫人來到裡邊，道：「嫂嫂在那裡？」安人道：「姑媽請坐，我正要去告訴姑媽，你哥哥忒煞糊塗，瞞了我把女兒許了一個窮鬼，亦無家室，亦無媒妁，就要與他完婚。可有這個道理麼？」牛夫人道：「嫂嫂，我方才來，哥哥已細細說過，我已埋怨他一番的了，我想，既把姪女許了呼家，不能挽回，如今我為媒妁，相勸嫂嫂不必添怒，婚姻大事，須要吉利為主。家兄一時糊塗，總看小姑薄面。」安人道：「姑媽，我今不管閒事的了。」牛夫人道：「呀，嫂嫂，你錯了！凡事三思。」安人道：「咳，姑媽，你哥哥可恥，金蓮更可恥，他說由命不由人。」牛夫人道：「呀，嫂嫂，那女孩兒家，更不知道理，何必計較他，嫂嫂與我哥哥爭論，也不過為兒女，她既講由命不由人，也明白了，姻緣本是前定，果然由命不由人。小姪女後來決難怨及父母的了。嫂嫂何不歡天喜地，動什麼氣？」安人道：「既蒙姑媽勸說，如今由他擇日完婚，諒女兒亦難怨我作娘的了。」牛夫人道：「嫂嫂，就是為父的，他也不怨的了。不然，那『由命不由人』這句說在那裡的呢？」安人道：「姑媽說話，越發賢明，真正妙極了。」

那姑嫂二人正談到情理之際，恰員外選了吉日回來，與安人道：「我與你總為女兒，豈肯配與平庸？」安人道：「你雖說得好，我終不能放心。」牛夫人道：「嫂嫂，這呼家與我們是世代通家，同朝共政的大功臣，對親恰是不錯，不過他父母遭了龐妃的害，我們目下對親，並非因他們世耀聯姻，不過守勇可以裕後光前耳。」員外道：「安人，可見得我不措，他姑媽也曉得這個源頭的。」那安人笑嘻嘻道：「若然不是姑媽勸說講情，我把你這老糊塗的鬍子，逐根拔光的。如今姑媽在此勸解，造化了你。」員外道：「多謝妹子幫襯，承安人海涵。」牛夫人道：「但不知哥哥擇了何日？」員外道：「選的本月十六，黃道吉辰。」牛夫人道：「既是通家世誼，何不先請來一見。」

員外聽說，欣喜不過，請了守勇到廳。員外道：「賢婿過來，先叩謝了姑母。」牛夫人把守勇上下一看，心中暗想：果然品貌不凡，人才俊雅，日後必然大用，果然我哥哥服力不差。夫人道：「公子，拜見了岳父、岳母。」員外扶住守勇，安人看那公子，果真人物俊俏，不似等閒，說道：「公子少禮。」員外笑嘻嘻道：「賢婿請書房裡去罷。」那守勇回了書房。

員外就吩咐院子收拾打掃，前後都要掛彩張燈，十六黃道吉日，小姐婚配良辰，一應樂工掌禮，齊集侍候。那院子奉了員外吩咐，大家料理停當。

到了那日，包公也來賀喜，這些親朋，紛紛稱賀，樂人賓相，吹唱匆忙，員外心中好不歡喜。正是：

洞房花燭今宵會，百歲良緣從此諧。

且說守勇見了小姐、翠桃，重又施禮稱謝，說道：「卑人若無小姐垂慈、翠桃神力，焉能今日蘭房得有乘龍之慶？此思此德，教我如何答報？」小姐道：「公於這段姻緣，非今世事也，因先有一非，夢一條青龍，盤住我房。醒來不能解說。恰翠桃勸我進園散悶，不道桃源洞邊，看有燈光透天。翠桃看了來說，桃源洞內有人睡哩，想欲喊捉，被我阻住。因見公子不凡，說是逃難到園，卻聽炮聲震動天地，人馬沸騰，諒事急迫，故把公子委屈。改妝了女子，方可藏入繡樓。不料，龐賊指定要洗剝公子，那時我同翠桃嚇得膽戰心驚，我家爹爹亦是土神一般。幸喜包文正來到，說得硬淨，龐集只是疑惑，就不敢洗剝，將人馬退去。若非包公到舍，誰人解得此圍？你我如今聚首，乃是上蒼所賜。」

守勇道：「小姐，但為卑人蒙令尊、令堂這般抬舉，又得小姐匹配於我，教卑人如何消受？」金蓮道：「公子，夫婦乃人倫之大節，原是五百年前結就的，若然不是前生注定，焉有預兆。我且不再遊園，偏偏那日進園得見公子，心中若有所得，豈非宿世之緣，得遂百年之樂？」守勇道：「情理雖然如此，但是有屈了小姐。」金蓮道：「已成夫婦，屈的也直了。」談談說說，不覺天色已明。

守勇梳洗完了，來到外邊，相見了員外、安人，回進內房，見了小姐。守勇想起了父母，含一包眼淚。小姐道：「公子為何垂淚？」守勇道：「我想起爹媽好不心痛。我在此歡樂，親死九泉，苦之不姓。人子之心，孰不思劬勞鞠育？富貴貧賤雖殊，親恩從無二理。但我的爹娘死非數終，被龐妃狡奏，遭仁宗濛准，把我家三百餘口，一旦盡遭塗炭，慘毒至此，千古未有！教人怎不痛心。」

金蓮道：「公子，你且耐性，今公公婆婆已遭荼毒之苦，天下共知。將來包文正到京，他就不肯縱奸為惡，只怕有一番議論哩。我們且尋著了叔叔，慢慢的商量該如何辦理之處，先立了章本就好計議，難道龐家殺了我們三百餘人就罷了不成？古人云：殺父之仇，不可不報，何況殺了一家？」守勇道：「但不知我兄弟幾時相會得著，才能報得大仇哩！」小姐道：「公子不必心煩，灰了英雄之志，沉了父母之冤，自古道：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總立定了大志，神道亦即輔助，況今為父母伸冤，上天扶佑無疑。」古云：

黃河尚有澄清日，豈可人無得運時？那守勇聽了一番，心中方見明白。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